

博士文库

何明 主编



坳瑶社会变迁

——广西金秀大瑶山下古陈村调查

The Change of Aoyao People's Society:
A Case Study in Xiaguchen Village, Jinxiu County, Guangxi, China.

谷家荣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博士文库
何明 主编



本书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坳瑶社会变迁

——广西金秀大瑶山下古陈村调查

The Change of Aoyao People's Society:

A Case Study in Xiaguchen Village, Jinxiu County, Guangxi, China.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坳瑶社会变迁: 广西金秀大瑶山下古陈村调查/谷家荣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222 - 06616 - 8

I. ①坳… II. ①谷… III. ①瑶族—乡村—社会变迁—研究—金秀瑶族自治县 IV. ①C912.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5835 号

责任编辑: 金学丽

装帧设计: 胡元青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坳瑶社会变迁
作 者	谷家荣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6616 - 8
定 价	32. 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序

何明

博士是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是衡量学科人才培养的能力和层次的重要标志。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贯穿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整个过程，必须经过专家评议选题和研究思路的开题报告会、包括相关文献收集和田野调查的资料准备、研究撰写、通讯评审、答辩、修改以及学位委员会评议表决等阶段。而博士学位论文的通过标志着一名学者接受学术研究训练的结束和职业学术生涯的开始。可以说，博士论文展示了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体现了博士研究生所完成的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集中地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所规定的博士学位授予的条件要求，即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博士学位论文是人类学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学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之一。博士研究生阶段是许多学者思维最活跃、创新欲求最旺盛、探索能力最强劲的学术研究高峰期，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往往会对学科和学术的进步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相当一部分成果都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甚至有些获奖成果



就是博士论文本身。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学术积淀。在 70 年的学科建设历程中，吸引和汇集了一大批在国际和国内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术大师，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田野调查、理论方法研讨、边疆问题和少数民族研究。近年来，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取得了新的发展，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获准设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博士后流动站等，进入了全国一流学科的行列。

与之相应，云南大学的民族学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较强的人才培养能力以及富有特色的培养模式。在中国博士学位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于 1981 年成为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1998 年，云南大学获得了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2001 年，云南大学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迄今为止，云南大学拥有民族学及其相关专业的二级博士学位授权达到两位数，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已超过 40 人，成为中国民族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为了展示云南大学民族学人才培养的成果，激励研究生开展原创性研究，让更多的学者和关注相关问题的各界人士分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了接受学术界和社会对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人才培养的批评指导，我们选取部分博士学位论文纳入“博士文库”予以出版，以期促进民族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提升和学术研究的繁荣进步。

薪火相承 从实求知

徐平

1935年的秋天，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不远千里前往遥远的广西大瑶山作社会调查，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界广为人知的费孝通与王同惠的故事。他们一路走一路写出《桂行通讯》，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引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师生们，都对这对“能说能做”、志同道合的夫妇叫好。

他们是1935年10月18日进入大瑶山，一路走村过寨，费孝通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则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大瑶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①然而，当他们完成花篮瑶、坳瑶的调查后，12月16日从居住的下古陈村向茶山瑶地区转移过程中，却出现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大瑶山的遭遇，成了费孝通人生中一个“打不醒的噩梦”。几乎可以说，大瑶山改变了费孝通的人生轨迹。从此，费孝通和大瑶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六上大瑶山，直到他90高龄，还一直惦记着重上大瑶山。

^①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吴文藻先生导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3页。

2005年是费孝通和王同惠大瑶山调查70周年，费孝通先生也是在是年的4月24日逝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我受费老女儿费宗惠和女婿张荣华的委托，带领我的妻子和学生重上大瑶山追踪调查。如此重大的使命交给我来完成，我要感谢先生家人对我的信任和厚爱，这是我作为费孝通弟子的光荣，更是我和费孝通先生的缘分。因为我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就是在1982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聆听他作“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当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三年级学生。

我们是在2005年暑假开展第一次大瑶山追踪调查。一行五人先到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城调研，然后沿着洪灾后崎岖的山路直奔大瑶山深处的六巷乡，首先拜谒了王同惠纪念亭，对这位献身学术的杰出先驱表示深深的敬意。我们遍访了六巷村的每一户人家，逐户填写调查问卷，了解当年与费、王关系密切的人和事，重点访谈了村中的老人和干部，与县、乡、村各级领导展开座谈。还冒着水灾后公路塌方的危险，租了几辆摩托车到费、王大瑶山调查最后一站的下古陈村进行了访问。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招收的博士生中，录取了一个叫谷家荣的彝族小伙子。他脸上留着云贵高原特有的紫外线颜色，性格像他家乡的大山一样朴实而沉稳，普通话不标准，学术基础不算好，但在学习上十分用心努力，在我的学生群里，年龄偏大，威信也高，很快得到了“谷师兄”的地位。我对有上进心的学生，一向持快马加鞭的态度，不仅在学习上压担子，更在学术上高要求，喜欢“骂人”，他就属于经常被骂而且经常找骂的家伙之一，到现在都还有瘾。

2006年元月，费宗惠和张荣华夫妇亲自率领我们第二次到大瑶山调查。他们先向金秀瑶族博物馆捐赠了费老的纪念品，坚持带病去到六巷乡，一路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当年房东的孙女，现在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久久拉着费宗惠的手哭泣拥抱的场面，让所有的人为之动容。费宗惠、张荣华夫妇向王同惠纪念亭献花，参观了当年费孝通、王同惠的旧居，走访了六巷、下古陈村的房东后人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并逐一赠送了礼物，还给六巷和下古陈等村捐赠了现金。

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的调查，起初是计划对大瑶山的五个瑶族支系进行对比研究，可惜因为意外而不得不半途中止。改革开放以后费老又四上大瑶山，引发了他更多的思考，特别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构想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他一直认为大瑶山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中央民族学院的胡起望先生和广西民族大学的范宏贵先生选择了一个盘瑶村寨展开调查，于1983年出版了《盘村瑶族》一书，但仍旧没有完成对五个支系都进行调查的设想。因而，在第一次对六巷花篮瑶调查的基础上，我们的第二次大瑶山之行，就决定对五个支系同时展开调查研究。

在第二次调查开始之前，我和承担这次调研任务的2位博士、7位硕士研究生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组织他们收集和阅读了相关文字材料，总结第一次调研的经验，修改和充实了调查问卷。在大瑶山的集体活动结束后，给每人配备了一套被子床单，要求他们住进所调查村庄的村民家里，做到同吃同住，尽可能参加劳动，真正贴近当地人民的生活。费宗惠、张荣华夫妇也对他们进行



了鼓励，并亲自送到各自的调查村庄。当我们的车离开时，学生们眼里充满迷茫和无助，好几位女同学忍不住当场流泪。我在大瑶山的老百姓眼里，据说也留下了狠心老师的恶名。

学生们终于都坚持了下来，也都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调研任务。他们在当地生活了四十多天，和瑶族同胞共同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春节，每个人都长大了很多，也自信了很多。开学后在我开设的《发展社会学》课堂上，我们又围绕大瑶山调查进行讨论，每个人都报告了自己的调查研究心得，互相启发和补充，展开批评和争论，这也是费老传承下来的“席明纳”式的教学方法。同时，鼓励学生们发表了一批大瑶山调查的文章，最后才根据分工进入各自的学术文章写作，经过反复的修改，终于完成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这本调研成果，与我们编辑的《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上下册及《六上瑶山》一起，献给了在2006年秋天国家民委主办的“费孝通民族研究七十年学术研讨会”。

谷家荣和姜韦钰承担了六巷乡下古陈村坳瑶的调查任务，构成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的第四章内容。他们充分利用这次调查机会，基本做到了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谷家荣还和当地村民一道，沿着费孝通、王同惠当年走过的山路，不仅实地考察了费、王的出事现场，还一直徒步到平南县访问了当事人张善南，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仅田野笔记就写了近20万字。以后他发表了《深情长留大瑶山》等多篇相关论文，还获得了中央民族大学首届“费孝通从实求知”奖。

下古陈的坳瑶不仅是瑶族的重要支系，也是费孝通、王同惠在大瑶山出事的地方，对费孝通的人生和学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生育制度》一书中，就引用了坳瑶的情人制度的事例，说明乡土社会的家庭是一个抚养的事业单位。在《乡土中国》的各章节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坳瑶的影子，特别是在“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内容上，大瑶山的世外桃源印象、石牌制度下的社会组织、瑶老统治下的礼治和秩序，诸如“同意权力”和“横暴权力”的概念，也是以大瑶山社会作比较基础的。

我给谷家荣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就是在原有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在下古陈村完成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一是比照费孝通、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对坳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在继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一书对盘瑶的调查之后，完成对坳瑶的调研工作。二是就像费孝通先生连续五次上金秀大瑶山一样，不断追踪调查，步步深入并不断有新成果。既要继承费孝通先生“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更要深刻领会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这一终身的心愿。

这样的博士论文选题，对谷家荣来说可谓既光荣又艰巨，他在兴奋和不安中再次只身回到下古陈村调查。越调查越觉得自己不够深入，即使有费孝通、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作样本，但学术的创作并不可能靠简单的模仿。博士论文的开题就遭到评委们的批评，然后是艰苦的几易其稿，直到毕业答辩，都在批评声中度过。谷家荣越挨骂越勇敢，在骂声中前进，成为他最可宝贵的品质。



毕业两年后，当这本浸透作者心血的《坳瑶社会变迁》再送到我手里时，我从字里行间看出了他新的进步。对中外社会学理论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掌握，而不是鹦鹉学舌似地套用了，学术功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最可贵的是体现了薪火相承的精神，不仅拿出了较为完整的坳瑶调查研究成果，最重要是继承了费孝通“从实求知”的学术品德以及“志在富民”的人文关怀。这本书获得到云南省学术基金的肯定和资助，即将正式面向社会。此外，谷家荣已经发表了20多篇相关论文和调查报告，《瑶族跳盘王》一书也将出版，可谓超额完成了任务。

《坳瑶社会变迁》这本书，代表的是一大批追随费孝通、王同惠的新生代学者的成长经历。当初，费孝通是这样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大瑶山调查的：“我们是两个学生，是念社会学的学生。现在中国念社会学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苦闷。这种苦闷有两个方面：一是苦于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一是关于现在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观念，不去认识，话愈多视听愈乱。我和同惠常在这苦闷中讨论，因为我们已受了相当社会学理论的训练，觉得我们应当走到实地里去，希望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一条出路，换言之，想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①

今天，这两个人的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队伍已经声势浩大。但最重要的

^①费孝通、王同惠著《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4页。

是应当有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树立“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的志向，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志在富民”，真正奉行“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深入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本书还存在许多成长过程中必然带来的不足，但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我期待作者继续沿着费孝通、王同惠开创的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不断“从实求知”，做出更大的成绩，更希望这条道路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薪火相承。



寻着哲人的心路虚心为学

赵廷光

云南大学的谷家荣把他的《坳瑶社会变迁》书稿寄来，要我写篇序。我详读书稿，字里行间充满并践行了费孝通先生瑶山调查的心路，笔触坳瑶支系的社会变迁。掩卷沉思，不由得使我忆往深情，催命作序。

费孝通先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他那种“从实求知”的精神，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一生不能忘怀。一次，他给我们上课，开始就风趣地说：“同学们，养马是要有草料的，我割马草去了，昨天才回来。”“养马”就是教书育人；“马草”就是社会知识；“割马草”就是做社会调查，吸纳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费孝通先生讲课，把书本理论与群众的实践经验紧密结合起来，生动感人，入耳、入脑、入心。

我一毕业就被抽调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因而有机会深入广西大瑶山金秀瑶族自治县，踏着费孝通先生的足迹，进行调研，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费先生对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一直十分关心，常常耐心地向学生们传授知识。每次我去拜访，他都鼓励我要向社会求知，善于动脑动笔，积累实践经验。后来，我写了一本《论瑶族传统文化》的书，带着书稿上京拜访他，

请他题词，他高兴地挥笔泼墨写下“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瑶族文化”，给我留下了珍贵的墨宝。

40多年过去了，费孝通偕同妻子王同惠在广西金秀大瑶山调查，我们都还清晰记得。后来，我们沿着费先生的足迹进行瑶山追访的事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70多年前，青年学子费孝通清华大学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由庚子赔款退款提供的出国留学机会。然而，在正式出国前，导师史禄国却提议他先在国内作一番实地调查，推迟出国的时间。费孝通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应广西省政府关于“特种民族”研究之邀，便偕同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调查。他们两人一路顶风冒雨，风雨兼程，前后辗转近两个月时间，方才到达广西南宁市。他们不顾遥远路途的劳累，及时与省教育厅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人员一起查阅文献资料，并根据大瑶山特殊地情，制订出周密的调查方案。

大瑶山有花篮瑶、茶山瑶、坳瑶、山子瑶和盘瑶五个瑶族支系，费、王二人事先准备在全面调查五个瑶族支系的基础上，系统写就一本关于大瑶山瑶族的综合性调查报告。然而，在调查途中，由于向导先行，他们两人迷途在大山里。费孝通误踏瑶民山中预设的捕兽机关，木石重伤腰腿。悲泣无援，王同惠下山求援时，又不幸失足溺水，为中国民族事业的发展大计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突来的历史误会会使他们的瑶山设想不得不搁置。

费孝通初入大瑶山调查就造成妻死身伤的人间悲剧，然而，他从未放弃调查大瑶山瑶族的心愿。心伤初愈，他便卧床整理先妻王同惠在大瑶山里的调查遗稿，



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花篮瑶社会组织》后，在其有生年岁又“行行重行行”，多次回访大瑶山。直到90高龄，费孝通还一直“意念”着要重上大瑶山。然而，遗憾的是，人类生命轮回的自然规律，却让费孝通先生于2005年4月不幸辞世，世人对此均感无比惋惜。

2006年元月，值费孝通先生去世周年之际，后生谷家荣有幸陪同先生亲女费宗惠夫妇到广西金秀大瑶山，沿着费孝通生前走过的瑶山路，前后认真进行了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在后生谷家荣看来，大瑶山瑶族研究虽然有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这本经典范本存在，且费孝通生前已宏观性地明晰了研究路向，但事实的明辨和学理的追求并不能限于已有的窠臼，来进行简单地描摹。其著《坳瑶社会变迁》，严格遵循微型村庄研究范式，既继承了费孝通先生“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又深刻领会了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终身哲愿。在其朴实的文本中，作者巧妙地将“叙史”和“写实”交织在一起，在叙说坳瑶真实生活场景的时候，始终将坳瑶的微型社区史置于社会整体结构这个大背景下，把社会变迁这个时间概念叠加到坳瑶区域性社会这个空间概念上，通过对坳瑶构造区域社会结构的历时性追叙和现实场景的深描，清晰了广西金秀大瑶山瑶汉民族关系的史变历程。其文理源于下古陈这个坳瑶小村，却又超越小村来全观整体社会。

社会发展变迁不但弱化了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边界，瑶族内部实现了平等和谐交往，而且瑶汉两个民族之间也形成了紧密的文化交流网络。事实上，早在

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推新出来的瑶山实际，就已经让费孝通先生开始反思瑶族研究范式转型的问题。1983年6月，费孝通先生在为胡起望和范宏贵的新著作作序时就已经指出：“在研究工作的方法上说，从按民族单位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已经出现了它的局限性，因而我主张今后这类研究应当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费孝通先生研究心路的变化，无非是想为热心从事于民族研究的后生们明指一条更为切合实际的科学路径。因此，立于当下背景来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在遵循费孝通先生预设的范式前提下，我们还需结合新的社会实际，创造性地思考新的研究方法。这样的学理追求，本身也是费孝通先生经常提倡也非常愿意看到的面相。从这一点看，作为后生，谷家荣寻着费孝通先生这位世纪哲人的心路，正虚心践行，唯愿有更多的后生晚辈参与到这条荣光的学术理路上来。

①费孝通：《盘村瑶族》（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青年费孝通的瑶山心愿	/2
第二节 费孝通与大瑶山	/7
第三节 追寻费孝通的足迹	/20
第四节 跨越族群边界深描社区生活史	/37
第二章 下古陈	/52
第一节 空间表述：地理位置	/53
第二节 时间叙事：历史追叙	/55
第三节 社区背景：剧变中的坳瑶小村	/61
第四节 悲泪大瑶山	/67
第三章 婚姻家庭	/79
第一节 婚配伦理	/80
第二节 婚姻缔结	/91
第三节 婚居方式	/93
第四节 婚育观念	/99
第五节 家庭生活	/103
第六节 宗族社会	/109
第四章 村社制度	/118
第一节 石碑制产生背景	/119